

吴晗

著



吴晗说明史



尘封 70 载，《明史》首次单独出版

读史可以明智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

讲述真实的大明朝历史，揭秘朱元璋的统治艺术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吴晗说

吴晗
著

明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晗说明史 / 吴晗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 - 7 - 5675 - 8371 - 9

I. ①吴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研究 - 明代
IV. ①K248. 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2425 号

吴晗说明史

著 者 吴 晗
项目编辑 乔 健
特约编辑 邱承辉
审读编辑 申 浩
封面设计 吕彦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,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 (兼传真) 门市电话 021 - 62869887 (邮购)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092 16 开
印 张 20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 - 7 - 5675 - 8371 - 9/K. 519
定 价 49.80 元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「目 录」

第一章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太祖之建国

- 一、从政治革命转变到民族革命 / 3
- 二、元帝国的崩溃 / 5
- 三、元帝国政治和军队的腐化 / 10
- 四、元帝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 / 18
- 五、红军之起与元之内讧 / 25
- 六、明太祖之起事与削平群雄 / 32
- 七、明太祖之建国与开国规模 / 39

第二章 朱元璋的统治术

- 一、大明帝国和明教 / 59
- 二、农民被出卖了！ / 64
- 三、新官僚养成所 / 69
- 四、皇权的轮子——军队 / 77



五、皇权的轮子——新官僚机构 / 82

六、建都和国防 / 87

七、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/ 91

第三章 明初的恐怖政治

一、杀、杀、杀 / 103

二、皇权与相权的冲突——胡惟庸案 / 105

三、恐怖屠杀难以根绝腐败

——郭恒空印案 / 110

四、漏网之鱼 / 113

第四章 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

一、明太祖的折中政策 / 119

二、定都南京 / 121

三、封建诸王 / 124

四、靖难之役 / 127

五、锦衣卫和东、西厂 / 129

六、迁都北京 / 131

第五章 南洋之拓殖

一、14 世纪以前之中国与南洋 / 141

二、明太祖的祖训——不征的十五夷国 / 145

三、郑和的七次航海 / 148

四、南洋诸国之臣服与华侨之移殖 / 155

附：倭寇的祸乱 / 158

第六章 明代的军兵

一、军与兵 / 183

- 二、卫所制度 / 185
- 三、京军 / 195
- 四、卫军的废弛 / 200
- 五、勾军与清军 / 206
- 六、募兵 / 211
- 七、军饷与国家财政 / 217

第七章 明代的新仕宦阶级

- 一、新仕宦阶级的产生 / 233
- 二、法律所规定的特权阶级 / 235
- 三、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——科举和学校 / 237
- 四、贪污的吏治 / 246
- 五、乡绅——举、贡、生员和乡官 / 257
- 六、生活与文化 / 273
- 附：东林党之争 / 295



【第一章】

元帝国之崩溃与
明太祖之建国



第一章

元帝国之崩溃与明太祖之建国



一、从政治革命转变到民族革命

14 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,经过了二十年(1348—1368)的长期战争,方才结束。战争所波及的地带,北至和林,东至高丽,南至两广,西至陕甘,无一地不受蹂躏。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、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人、色目人进攻,夺取当地的政权,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。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,引起各个军事集团利益的冲突,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;同时元的统治阶层也发生内部的政变,也同样地互相吞并,发生内战。这样,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,另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,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,结果,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、外战而削弱,许多有势力的军事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,被吞并,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。最后,元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,被统治者的无数军事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,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出塞外,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。这一次大混战的原因是人民大众不堪

经济的、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,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。在革命开始时,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外衣,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,举行种种仪式,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。另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,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。直到朱元璋出来,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,可是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,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多重的矛盾的策略——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,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,汉族应由汉人治理。这一鲜明的转变,更掀起了过去一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,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,像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,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,把整个汉族从蒙古族铁蹄之下解放出来。可是从另一方面看,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,而在实质上,分析双方的阶级成分,官吏、地主、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,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。在反面,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,主要是以贫农、佃户、流民为基础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。阶级意识的对立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,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导致了这一次战争。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,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,所以在表面上,尽管是揭示出政治的、民族的解放口号,而在实质上,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。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被特别提出强调,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,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,这种转变,曾使民族革命取得成功,但是,胜利以后,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,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,同族同种间的不合理的经济社会组织,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。并且,这一群成功的领袖,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,从平民变成新贵族,从农民变成大地主,代替被他们所打倒的蒙古人、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,以暴易暴,农民所受的剥削,日累月积,愈来愈厉害;统治者的榨取技术,经过长时期的训练,却愈来愈高明。因此,从历史发展来看,这一口号的转变,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,可是,同时也因为这转变,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



指出的社会不合理现象,不可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地解决,这是一个重要的失败。

二、元帝国的崩溃

元朝覆灭,被逐出中国,是被汉族用武力推翻的结果,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的必然结局。

元代的社会组织,是不合理的、不健全的。在文化方面,蒙古族比汉族落后,落后的控制先进的;在人口方面,蒙古族人数很少,汉族却人口众多,以少数统治多数。元的皇室、贵族、僧侣、官吏、商人、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,和用以维持政权的庞大军队,一切的费用均由被征服的汉人、南人负担。汉人、南人的生命、财产由统治者任意处分,在政治上享受差别待遇,在同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。汉人、南人的一部分被强迫做奴隶,世世子孙都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。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大地主,拥有全国最大部分的土地;汉人、南人除一小部分外,大多被迫失去土地降为贫农及佃户。国内最大的商业经营操纵在回鹘人手中,他们还替蒙古贵族经营惊人的高利贷,挤取汉人、南人的血汗。元政府并下令没收汉人、南人的军器马匹,不许汉人、南人集党结会,各地遍驻戍军,武装弹压,用以防止汉人、南人的叛乱。^①

对汉人、南人实行军事统治的后果,一方面不待说种下了民族间的深刻仇恨,同时统治者也因之松懈了警备征服地的情绪,耽溺于生活服用之享受,日渐腐化,替自己掘下待终的坟墓。

元世祖(1260—1294)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,继续用武力征服南宋国,建立元帝国。这个帝国的规模是由他开始奠定的。他在位的几十年是元代的极盛时代,同时也由他的登基而种下元帝国崩溃和覆亡的因素。

按蒙古族的习惯,合罕(即皇帝)的产生须由库利尔台(Khuriltai)选举。库利尔台在蒙古语中为聚会之义,凡国家有重大事件,须召集贵族

大臣开库利尔台决定之。除选举合罕外,凡出征外国、颁布法令均有召集库利尔台之举。据可信记载,蒙古族自俺巴孩(Ambakhai)合罕以来即用选举制度。前合罕对其后继者有指名之惯例,但无左右库利尔台之权力。合罕之位,不但非父子世袭,即前合罕发表其所希望之后继者时,亦不必由己子中选之,而有由其他皇族选出者。1189年铁木真(Temudjin)由库利尔台选举为蒙古合罕,始称成吉思合罕(Chingis Khaghan)。1206年统一北方民族,敖嫩河源地所开之库利尔台,同样尊号,举行第二次即位礼。成吉思合罕生前,指定第三子斡哥歹(Ogede)为后继人。成吉思合罕死后,1229年秋于怯绿涟河曲雕阿拉(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-aral, Kodeghü为荒野草原之意, aral为岛之意)召开库利尔台,推戴斡哥歹为合罕。斡哥歹合罕(即太宗)初指定其子曲出(Guchu)为后继人,曲出死,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门(Shiramun)。但斡哥歹合罕死后,皇后朵咧格捏(Döregene)称制,召开库利尔台,不依指定,改选己子贵由即定宗为合罕。不为皇族中最有势力之拔都大王所赞同。定宗死,拔都以与太宗后人不合之故,拥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(Tului)之子蒙哥(Müngge),虽经成吉思合罕儿子察阿歹(Changhadai)系及太宗后人之反对,卒召开库利尔台立为合罕,是为宪宗。蒙哥即位后对反对派大加屠杀,由此察阿歹汗国及斡哥歹汗国始不附。宪宗崩时,末弟阿里不哥(Arigu Bukha)居守和林,中弟忽必烈(Khubilai)率师征宋,得宪宗死的消息,即回军在开平开库利尔台,即蒙古合罕之位。阿里不哥亦于漠北开库利尔台自立,内乱以起。宪宗诸子及察阿歹系诸王均附阿里不哥,太宗孙合失大王子海都(Khaitu)亦起兵助之。阿里不哥虽于至元年(1264年)势蹙来降,但海都仍拥兵与察阿歹后王笃哇联合抗中央。至元二十四年(1287年)诸王乃颜叛于辽东,诸王哈丹等应之。由此钦察汗国、斡哥歹汗国、察阿歹汗国联为一系以与中央作战,数十年中兵祸相仍,蒙古大帝国在事实上已经瓦解了,忽必烈合罕(世祖)及其子孙所领有的只是东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。^②

世祖即位以后,库利尔台的形式虽然保存,但在实质上则已完全废弃,改选举制为世袭,采用汉人制度预立太子。至元十年(1273年)二月



立嫡长子真金(Chinkin)为皇太子,在册命中指明过去的内乱的原因是库利尔台制度的失败,他说:

仰惟太祖皇帝遗训,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,预选定之,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,以绍隆丕构。自时厥后,为不显立冢嫡,遂启争端。^③

制度虽然改变,但贵族大臣的势力仍足以左右帝室,成宗以后诸帝全由大臣拥立,再照例由库利尔台通过。世祖太子真金早薨,未及即位,真金子成宗(铁穆耳)方抚军北边,玉昔帖木儿拥之即位。成宗崩,丞相哈刺哈孙拥真金孙武宗、仁宗相继即位。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,英宗后为铁失所弑,拥立世祖长孙晋王甘麻刺子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。泰定帝崩于上都,丞相倒剌沙立其皇太子阿剌吉八为皇帝,枢密使燕铁木儿则立武宗子文宗,力战破上都军。文宗后让位其兄明宗。燕铁木儿弑明宗,仍立文宗。后文宗、宁宗相继死,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入京,欲付以位,而燕铁木儿不愿,遂不得立,燕铁木儿死,元顺帝始立。^④政变内乱相继不已,帝位的继承全由权臣操纵,引起帝国的分裂和统治权之动摇,元统治集团核心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,终至崩溃而不可收拾。

世祖自平宋后,即从事于海外之侵略。至元十九年(1282年)命阿塔海、范文虎、忻都、洪茶丘等率兵十万出海征日本,遇飓风破舟,丧师而还。帝大怒,欲再征日本,遣王积翁往招谕,为舟人杀于途,始终不得要领乃止。又兴安南之役、占城之役、缅甸之役、爪哇之役。安南用兵三次(1284—1294),最后师还,几为所邀截,从间道始得归。出兵缅甸两次(1282—1287)丧失了七千军队。打占城(1282—1284)时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,深入为所截,力战始得归。打爪哇(1292年)也占不到便宜。统计数十年中,无岁不用兵。用兵的军费无从设法,就从百姓头上打主意,任用善于剥削的商人做财政官,中统三年(1262年)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,典铁冶,增盐税,小有成效,拜平章中书政事。又立制国用使司,以阿合马领使事。已复罢制国用使司,立尚书省,以阿合马平章尚

书省事。奏括天下户口,下至药材榷茶,亦纤屑不遗,其所设施,专以掊克敛财为事。逋赋不蠲,征敛愈急,天下之人,无不思食其肉。阿合马死,又用卢世荣,亦以增多岁入为能,盐铁、榷酤、商税、田课凡可以弄到钱的都千方百计搜括。世荣诛死后,又用桑哥,再立尚书省,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,六部为尚书六部,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,奏遣忻都、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,以刑爵为贩卖,天下骚然,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始伏诛。总之,世祖在位的三十几年,几乎和这三位财政家相终始。^⑤因侵略海外而极力搜括民财,任用以理财见长的官吏,造成一种贪污刻薄的吏治空气。

除用兵外,对于诸王和僧侣的负担,也对促进元统治集团的崩溃起了作用。

上文曾说过合罕之举出须经库利尔台的同意,而库利尔台之最主要人物即为帝室同族的诸王及贵族重臣。诸王贵族例有岁赐,如察阿歹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(锭五十两),缎三百匹,绵六百二十五斤,常课金六锭六两。斡真那颜位岁赐银一百锭,绢五千九十八匹,绵五千九十八斤,缎三百匹,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,羊皮五百张,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。又有岁例外之赐予,如中统四年(1263年)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;至元二年(1265年)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,钞千锭。至元四年(1267年)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,币三百,岁以为常。其非时之赐予,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,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,钞万锭;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匹奉兴圣宫;赐皇太子(弟仁宗)亦如之。又有朝会之赐予,元贞二年(1296年)定太祖位下金千两,银七万五千两;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,银二万五千两,余各有差。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后人遍布欧亚,这几笔开支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。单就库利尔台会后一项赐予算,如武宗至大元年(1308年)中书省臣言朝会应赐予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,已给者百七十万,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,两都所储已罄。至大四年(1311年)仁宗即位时的赐予总数是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,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,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,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。^⑥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。^⑦僧侣的费用也占国



家支出之大部。赵翼记：

古来佛事之盛，未有如元朝者。邵戒三谓元起朔方，本尚佛教，及得西域，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，乃即其地设官分职，尽领之帝师。初立宣政院，正使而下，必以僧为副，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。于是帝师授玉印，国师授金印，其宣命所至，与朝廷诏敕并行，自西土延及中夏，务屈法以顺其意，延及数世，浸以成俗，至于积重而不可挽……帝师体制之僭，虽亲王太子不及也……仗卫之侈，虽郊坛卤簿不过也……土木之费，虽离宫别馆不过也……供养之费，虽官俸兵饷不及也……财产之富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……威势之横，虽强藩悍相不过也。^⑧

并且时代愈后，僧侣势力愈大，费用也愈多。至大三年（1310年）张养浩上疏言僧侣之病国云：

古者十农夫而闲民或一，今也十闲民而农夫仅一焉。欲民无饥寒之道邈矣。今释老二氏之徒，畜妻育子，饮醇啖腴，萃逋逃游惰之民，为暖食饱衣之计，使吾民日羸月瘠，曾不得糠粃蓝缕以实腹盖体焉。今日诵藏经，明日排好事，今日造某殿，明日构某宫，凡天下人迹所到，精蓝胜观，栋宇相望，使吾民穴居露处，曾不得荃茅撮土以覆顶托足焉……谬论生死，簧鼓流俗，聚徒结党，使人施五谷以为之食，奉丝枲以为之衣，纳子弟以为之童仆，构木石以为庐室，而人见其不蚕不稼，不赋不征，声色自如，而又为世所钦，为国家所重，则莫不望风奔效，髡首漫游，所以奸民日繁，实本于此。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，僧居二焉。以之犒军则卒有余粮，以之赈民则民有余粟，以之裕国则国有余资。^⑨

僧侣的耗费竟占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，可能夸大了一些，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支出。试以具体的事实作证，以内廷佛事一项而论，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，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再立功德司，其目增至五百有余。十年中增至五倍。以内廷佛事的费用一项而论，据延祐四年

(1317年)宣徽院会计,岁贡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,油七万九千,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,蜜二万七千三百,他物称是。延祐五年(1318年)前各寺做佛事,日用羊至万头。^⑩元代的国家财政岁出岁入总数,据至大四年(1311年)的报告,每岁支出钞六百余万锭,土木营缮百余处计钞数百万锭,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,又加上内降旨赏赐三百余万锭,总计约需钞二千万锭。岁入常赋则仅钞四百万锭,其中京师者又只二百八十万锭。而且同年十一月份国库所存只十一万锭。^⑪岁出竟超过岁入十分之八,这个国家是维持不了的。当时弥补的办法之一是饮鸩止渴,预卖盐引和动支钞本,例如至大元年(1308年)的办法:

二月乙未,中书省臣言,陛下登极以来,锡赏诸王,恤军力,赈百姓,及殊恩泛赐,帑藏空竭,豫卖盐引。今和林、甘肃、大同、隆兴、两都军粮,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,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。往者或遇匱急,奏支钞本。臣等固知钞法非轻,曷敢动,然计无所出,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,不急之费姑后之。^⑫

结果是阻滞盐法和钞法,扰乱金融,国家和人民都受其弊。另一办法是加税,延祐元年(1314年)的课额已比元初时增五十倍。^⑬中叶以后,课税较世祖时代亦增二十余倍,即色银之赋亦增至二十余倍。^⑭可是国家财政仍不免入不敷出,陷于破产的地位。《元史·陈思谦传》记:

至顺二年(1331年)九月上言,户部赐田,诸怯薛支请,海青狮豹肉食,及局院工粮,好事布施,一切泛支,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,动增数十倍。至顺经费,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。^⑮

柯劭忞论元代财政,以为“夫承平无事之日,而出入之悬绝若此,若饥谨荐臻,盗贼猝发,何以应之?是故元之亡亡于饥谨盗贼。盖民穷财尽,公私困竭,未有不危且乱者也”^⑯,是说得很中肯的。



三、元帝国政治和军队的腐化

元代中叶的政治情形，武宗至大三年（1310年）有一概括的报告。在这文件中已经很感慨地说一代不如一代，世祖时代的搜括政治已成为后人咏叹的资料了。这文件的开头就说：

近年以来，稽厥庙谟，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者……世祖皇帝时官外者有田，今仍假禄未以夺之。世祖皇帝时江南无质子，今乃入泉谷以诱之。世祖皇帝时用人必循格，今则破宪法以爵之。世祖皇帝时守令三载一迁，今则限九年以困之。世祖皇帝时楮币有常数，今则随所费以造之。世祖皇帝时省路异选，今则侵其官而代之。世祖皇帝时墨敕在所禁，今则开幸门以纳之。世祖皇帝时课额未常添，今则设苛禁以括之。世祖皇帝时言事者无罪，今则务锻链以杀之。

以下列举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形中，最值得注意的几点。

第一是名爵太轻：

陛下于左右之人，往往爵之太高，禄之太重，微至优伶屠沽僧道，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。其他因修造而进秩，以技艺而得官者曰国公、曰司徒、曰丞相者相望于朝。自有国以来，名器之轻，无至今日。今朝廷诸大臣不知有何勋何戚，无一不开府仪同三司者。^①

左右近侍因之恃恩骫法，紊乱官政，《元史》记：

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、乞台普济言：诸人恃恩径奏，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，今核其数，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，皆由于田土、户口、金银铁冶、增余课程、进贡奇货、钱谷、选